

中国第一部长篇期货小说

谁是赢家

徐莉◎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中国第一部长篇期货小说

谁是赢家

徐

期货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谁是赢家/徐莉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5
ISBN 7-80187-209-6/I·097

I. 谁...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3682 号

谁是赢家

作者: 徐 莉

责任编辑: 秋也 晓春

封面设计: 大晟平面设计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13.125

印数: 1-10000 册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209-6/I·097

定价: 25.8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谁不想做赢家

当初看见书名《谁是赢家》，便眼前一亮，或许是原先在书刊市场行走如许年，写过“雪米莉”系列，近年又在电视剧市场上行走如许年，写过《女子特警队》、《文成公主》等电视连续剧，对于什么是文学艺术“市场”，有了一些切身的体会，所以这个书名的响亮，首先便使人神经末梢有了触电的感觉：在琳琅满目的书籍堆儿中，起码这名字能吸引人。

但既然陷身于“市场”中，我又深知市场的复杂，那些遮天蔽日的包装，有多大部分是纯粹的炒作，我们又多少次在它们不知不觉中为其欺骗而悔恨连连，这都使人在乍一兴奋后立即变得冷静。于是眼前一亮过后，我立即以挑剔的眼光进行着阅读，并给自己规定，只要是粗制滥造之作，便马上毫不留情的抛开它。

读进去，也就读了进去，一直到读完，也还是没能抛得开。

原来是一本有关中国期货业十年风云沉浮的纪录，不，又不仅是某个行业的历史过程，里面又出现了几个活生生的男女人物，如乔和平，如肖蒙蒙，他们是期货业的弄潮儿，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运用智慧，雕塑人生，他们有血有肉有感情，他们的感情是独特的期货人的感情，可注定又掺杂着中国传统人文内涵和现代西方文明的浸润，这就使他们丰富，使他们要在数种观念的交融、抵牾、对立、转化之中演绎



自己的人生，演绎期货人的人生。

读着书，又逐渐使我这个期货圈外人恍然大悟，原来这书能吸引我的地方，不在于它小说般的写了几个人物和几条情节，说实话，在这方面作者尚有不足。不，更大地让我不忍释手的，是我一窍不通的“期货”。哦，原来期货与股票的相同在这里；啊，期货与股票的不同又在那里；股票一买一卖形成一个周期才能看出输赢，而期货买亦能赚和赔，卖亦能赔和赚，比起股票来，它好比是一辆“双通道”行驶的经济列车……

读着读着，竟有了蠢蠢欲动的幻想，在当今国内股票看低的时候，是不是该去期货市场上潇洒走一遭，是不是也来当个明明白白的期货人，运用智慧赚它个“恭喜发财”、赚它个“盘满钵满”。既然中国正在培育和开发资本市场，那期货也该是一种投资的资本吧，如能操作得手，岂不也会赚成一个“红色资本家”？

掩卷后我觉得《谁是赢家》是本小说，又不仅仅是小说，它的独特之处，是在于把自己有意识地放到了一种“边缘”的位置。电子时代，信息爆炸，学科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为叙事文体的小说，也有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传统的故事小说照样在批量刊印，而像这种融知识经济、行业信息、历史进程、人物塑造为一体的边缘读物，也在大量涌现，它既有常规小说中人物形象的鲜明，又给当下经济的操作留下可视的空间，你用它消遣闲暇可以，你靠它做指引进入一个实用的经济大门去际会风云也可以，于是它融消遣性和实用性于一炉，于是它就与传统意义上的“纯”小说有了分野，于是它就成了边缘，于是它就成了独特。

认识徐莉有二十多年了，起因于当时那股席卷神州的文学



高潮。后来高潮消退，爱文学的弄潮儿也就各有分野，就听说曾当过小女兵又进大学去深造过的徐莉干上了经济，当上了白领；再后来听说她在做期货；再再后来，就遗失了她的消息。可当现在她把一部《谁是赢家》捧到我面前要我看看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只要是曾经真爱过文学的人，以后不管步入哪种人生，只要有了积累和机会，他（她）一定会重新操起那只注满感情的笔。就像上个世纪我们都熟悉的那句格言：只要你是无产阶级，不管命运把你抛向世界的何方，只要你唱起《国际歌》，你都能找到你的战友和亲人。

谭 力

2004. 1. 27 于成都



第一章

0001 1994年1月31日，天津。

隆冬的太阳悬在天空，看着灿烂，却没什么温度。这全是寒风弄的，它把阳光给大地的温暖都刮跑了。

北洋商品期货交易所交易大厅内，一片忙碌。

一位身穿红马甲坐在交易台前的接单员满脸痛苦地咧着嘴，猛地把戴在头上的耳机扯了下来，耳机里震耳欲聋的声音立刻跳了出来：

“快！9403合约，市价抛出100吨！跌停板也抛！快！”

红马甲对旁边的操作员复述着客户的指令，语态与耳机里的声音同样急迫：

“226号客户，9403合约，市价抛出100吨！”

几下键盘响声过去，指令进入了电脑交易系统。

另一交易台的红马甲对操作员说：“快！老板说，无论哪个月的合约，照着抛就是了！”

全场几乎所有人都在紧张地传递着一个信号：抛！抛！抛！

而结果似乎也相当的一致：没有成交！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抛！一张买单也没有！

昨日是周末，《经济日报》刊登了“国务院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的通知”，通知中再次强调，对我



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出现的投资增长过猛、在建规模偏大等问题，必须进行严格调控。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房地产开发建设和开发区建设的管理。

所以，今天一开盘，北洋商期所的交易品种：6.5 线材，便应声而跌，全线飘绿。

6.5 线材是基建项目中必不可少的建筑用材，在去年 7 月国家决定进行“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以来，从每吨 3940 元左右大跌至 3600 元一吨，近一个月，又疯涨至 4000 元左右一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争论。

今天的暴跌，算是给了这场争论一个明确的答案。

珠海横空实业总公司驻北洋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出市代表郭浩，却仿佛置身于气氛紧张的交易之外，表情轻松地一边用手指在交易台面敲着鼓点，一边按捺不住地在心里哼着小曲儿。过了一会，他拨通了蜀汉金属公司交易台刘燕的电话：

“刘燕，今儿中午想吃什么？”

因为刘燕给的消息，使郭浩所在公司及时地平掉手中的多头，反做了一万吨空头，今天一下赚了 120 万。看情形，再跌两三个停板没问题，而每跌一个停板，他们就将会有 120 万的利润进账。就冲这个，怎么请刘燕都值了。

刘燕很冲地说：“吃空头！”

“天啦，这会儿大家都抢着要了你才说要，这不是更让我感到骄傲吗？嗨，你已经不错了，没留‘多头’在手，不亏钱也算是一大功了。别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啊。”

“只好这么安慰自己了吧。得，你就别请我了，方便报销的话，周末我们到北京去，好好请请白雪一家子吧。”

“没问题，听你的。”

“那我就和白雪联系啦，让她周末一定等我们。”



放下电话，刘燕望着电脑荧屏上的一排排绿色数据，想起一周前去白雪家的情景和刚过去的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周末，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北洋商品期货交易所离北京很近，蜀汉金属公司的出市代表刘燕，抽空去看望了在《经济日报》当记者的大学同学白雪。白雪一家热情地接待了她。

刘燕落座后，白雪的母亲说：“燕子，想吃什么就说一声儿，阿姨给你们做。”

刘燕忙说：“阿姨，您别忙了，好几年没见着你们了，只想好好聊聊。简单点儿吧，有碗面条儿就成。”

“嗨，跟我们家你甭客气。”白雪摇了摇刘燕的肩头。

白雪的父亲笑着说：“燕子，忘了两年前在北京上学那会儿，周末常到咱家来打牙祭的事儿了？这会儿不馋了？”

提起那时在学校因不习惯北方的伙食，老盼着周末能到雪儿家改善生活的事儿，刘燕和雪儿一家都笑了起来。

“叔叔阿姨，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还是喜欢叔叔做的京酱肉丝，阿姨做的海带丝儿丸子汤。”

“知道了，一准儿叫你满意。你和雪儿先聊吧，我去给你冲杯山楂汁儿，然后就和她爸给你们做饭去。”

“哎，阿姨，还记着我喜欢喝山楂汁儿呀，真太让我感动了。别忙着做饭吧，还早着呢，我们先一起聊会儿，我和白雪还有时间呢。”

“行啊，行啊，你毕业走后，我们也挺惦念你的。怎么样，学的专业还用得上？”

“说专业不对口吧，又是在公司做文秘，说对口吧，写写弄弄的都是一些枯燥乏味的材料，我都羡慕死白雪了，学中文的能在新闻单位做事，真有福气。”



“是我有个也在新闻界工作的好老爸。爸，谢谢您！”白雪给了她爸一个飞吻。

白雪的父亲用眼光制止着她。

刘燕说：“叔叔，没关系，我和雪儿是老朋友了，早就习惯她的坦率了。我现在也换新工作了，是到公司新成立的期货部当出市代表。”

白雪问：“什么代表？”

“就是代表我们公司在期货市场进行交易，因为工作时要穿标有公司代码的红色背心，所以也叫红马甲。”

“什么叫期货啊？”雪儿的母亲一边给刘燕递上山楂汁儿，一边好奇地问。

“妈，你老土了吧？期货是现在最时髦的东西了，比股票，比房地产还赚钱。”白雪一副无所不知的得意样儿，令她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她扭过头问：

“哎，燕子，你也发了吧？”

“我哪儿能发啊，公司发了，光代理客户在市场买进卖出收的手续费，就以百万计。当然，我也喝了点儿汤，交易所给红马甲的补贴，每月也能上万。”

“哇，你得请客！”

“没问题。要不，今儿就别在家做饭了，我们出去吃吧。”

“雪儿你真不懂事，早早晚晚你们都得嫁人，不说给自己攒嫁妆，有机会多挣了钱也不能乱花。妈妈是过来人，人生起伏没个准儿，顺利时得为不顺利时留点儿后路。燕子，别跟雪儿瞎折腾，她是有几个钱就花几个的主儿。”

“妈，我是替刘燕高兴嘛，有份高薪水的工作多开心啊。再说了，今天看起来数目挺大的钱，明天可能就变成价值很小的钱了，像你和爸过去一分一分存下的钱，还不就相当于这年



头几个月的奖金，多不值呀。”

白雪爸爸接过女儿的话头，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但学会遇事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就是给自己的人生留一份从容。来，燕子，给我们讲讲期货是怎么一回事儿。”

“其实，我也说不大好。期货跟股票和房地产一样，是一种可以赚大钱的方式，但和股票、房地产相比，运作规则很不一样。比较直接地讲字面意思吧，就是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货交易相反，是未来某个时期的商品合约的交易。嗨，这样吧，和股票一比，就很容易明白。”

“股票可以长期拿着，没有时间限制，期货则在规定期限到期前必须了结，否则就得像做现货一样，按合约成交价办理交接货。所谓了结，就是把买入的合约再卖出去，我们的行业用语叫‘平仓’。”

“它不仅像能像股票一样先买进，后卖出，还能在手中无货的情况下，先卖出，后买入，这一卖一买，也叫‘平仓’。我们过去在电影里看到的所谓‘买空卖空’，其实就是说的这个。期货的盈利跟我们平日里知道的贸易一个道理，就是看你在这一买一卖中是不是高卖低买，只要是卖得高，买得低，无论是先买还是先卖，你都是赢家。”

刘燕觉得自己说得很不通俗，正着急怎么才能讲得简单明白时，去拢滑落在额前碎发的手，碰到了还挂在脖子上的围巾，于是灵机一动，说：

“这好比你用10元钱买了一条围巾，12元卖出去，你就赚钱了；若是9元钱卖出去就亏了。当有人想12元买一条围巾，你虽手中无围巾，但你知道在10元的价位能买到围巾，你可以先和他签定12元卖围巾给他的合约，然后再用10元钱买来一条围巾拿给他，你就赚了；若你去买围巾时，围巾价涨



到了14元，你为了履行合同只好高价买来给他时，你就亏了。当然，期货中，我们交易的不是具体的围巾，而是围巾的合约，所以，平仓时并不要具体的围巾去交货，而是做一个与你最初的做法相反的合约就成了。我们管买入叫‘多头’，卖出叫‘空头’。”

刘燕喝了一口水，见一家人都还认真地等着她讲似的，问：

“你们对期货感兴趣？”

白雪父亲说：“雪儿现在是经贸口的记者，她应该多了解经济领域里的新事物。”

“爸，我不是正听着的吗？你女儿最能分清的，就是什么时候该干什么。”白雪说完，两眼便又看着刘燕，等她继续说下去。

“一定听说过期货具有‘以小博大’的特性吧，我还是以股票来做对比吧。50元的股票，你得拿出货真价实的50元来购买，但50元的期货合约只需用5%的保证金，也就是说两元五角就能拥有50元期货合约的所有权。如果做了50元的股票和50元的期货合约的‘多头’，它们都涨到了55元，那么，股票只赚了10%，而你花两元五角钱买的期货合约，就翻了两倍。成功者就是利用这样的保证金制度，从几万变几十万，几十万变几百万、几千万。当然，如果价格不是涨了，而是跌了5元，那么，股票只亏10%，期货却要两倍地亏。”

“是啊，利润大，风险也大。”白雪的父亲感叹道。

白雪皱着眉头问：“你不是说期货可以做‘空头’吗？就好比预料到围巾的价格要跌，我就先签此时价格的卖出合约，等它价格跌了，再去买一个便宜的合约来平仓，高卖低买，我就赚钱了，干吗还等着亏两倍啊？”



“你说得对，就是这样的，只要看涨跌看得准，不仅不会亏钱，还能来回都赚。不过涨跌都看错了，就得来回亏钱，也怪吓人的。”刘燕说。

白雪妈妈看刘燕说这话时怯怯的样子，劝她道：

“燕子，牵扯到金钱的事儿，你可就要小心点儿啦，你们年轻，路还长，千万别给单位做亏了，否则以后没法在单位立足。”

“谢谢阿姨提醒。说实在的，我最怯的就是判断行情的涨跌，真不知怎样才能看准，好在我也就只是个‘枪手’，听指令往电脑里输单就行了。我们交易的品种6.5线材，是我们公司的常规经营品种，领导们都懂，也用不着我瞎操心。”

“线材？我们报社上周刚登了一篇《最终决定市场的是供求关系——钢材市场又一轮疯涨的思考》的文章，作者好像叫牛什么来着？对了，牛毕，还是我校的稿呢，这篇文章谈的事和你的工作有关吧？”白雪说。

“什么破名字，牛毕牛皮的。其实关于涨跌的问题真不知怎么说才好，反正交易所里信息很多，乱哄哄的，不知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白雪父亲在一旁提醒她说：“你要注意国家政策方面的变化，最近我们得到上边的指示，要求登载一些关于市场经济发展状况的讨论文章，我估计有新的政策要出台。”

“好的。”刘燕嘴里应着，心里却是飘的，她真不知道怎么去注意，也不知道自己的注意会有什么作用。一直以来，国家政策也好，国家大事也好，似乎都离她很遥远，每当她看到、听到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男人，谈起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如数家珍时，她觉得跟女孩们谈起电影明星如数家珍一样，是一个档次的追求。



那天午饭后，刘燕和白雪去逛了“赛特”，采购了一大堆东西。当她疲惫不堪地回到天津，匆匆沐浴倒床要大睡时，脑子里最清晰的东西竟是白雪父亲叮咛她要注意政策方面的变化的话。她对自己说，明天开始，真的要多读一下报纸了，中国的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这一点她还懂。看什么报呢？就看白雪父女供职的报社办的报吧。

连着几天，刘燕都特别留意《经济日报》的相关文章。由于交易所的会员单位较多，各种报刊数量有限，她总是一大早就去街头的报摊儿买一份儿。

“吃早餐了吗？”

刚出大门碰上珠海横空实业公司出市代表郭浩。“没呢。”刘燕答道。

“一块儿吧。”

“行。不过我得先去买份报纸。”

趁着等早餐的时候，刘燕就翻开了报纸，一看，跟前几天一样，没什么新东西，便叹了口气。

小郭见了问：“什么事儿呀？好像很失望的样子。”

“一个前辈告诉我，国家可能有新政策出台，他们报社已经组织相关的讨论文章了，我以为这些文章会把国家的意图表示出来，可讨论中什么观点都有，看不出明显的倾向。”

小郭一听，眼睛马上一亮，边问着：“是吗？”边把报纸拿过来认真地读了起来。读着读着，像是豁然开朗般地自语道，“明白了，我明白了。”

刘燕有些不解地看着他。

“二位的海鲜面来了，请慢用。”服务员麻利地放下碗又忙别的去了。



小郭顾不上吃面，指着一段文字念道：“有关人员汇报到线材的价格时，朱副总理插了句话：‘线材都快成金条了’——我看这意思是要管管线材的价格了。”

听他煞有介事似的结论就是这个，刘燕不屑地笑了：“你再看看别的文章，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当然免不了要搞‘开发’，所谓‘开发’，不就会带来房地产热吗？这一热，就会改变供求关系，价格当然涨得厉害，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有人还预测未来的价格会上5000元/吨呢。”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中的中国大地上，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城市在迅猛地旧貌变新颜，那一条条钢筋混凝土的立柱里横梁里嚼进了多少6.5线材？现货从计划经济时的每吨2700左右涨到3600左右，物资部门的利润每吨高达上千元，连在菜市场买菜的老太太都会与碰见的熟人打听：“你知道谁手里有‘盘元’吗？”仿佛谁有它谁就可以发大财。

“刘燕，恕我说句不礼貌的话，你们女人对政治就是缺点儿感觉。你听我说，线材的涨势是明摆着的，如果需要论证它应该涨，说明已经有了相反的意见，当然，有相反的意见本身很正常，但是，上边专门要求组织讨论，这说明有跟目前的发展势头不一致的精神了。你那位前辈在报社是干什么的？”

“自然是位领导喽。”

“嗨，话出自这种身份的人之口那就更有分量了。再说了，我们国家搞市场经济时间不长，主要还是政府行为。朱镕基身为主管国家经济的副总理，会那么具体地说到线材成金条了，你不觉得是线材价格要跌的信号吗？”说到这儿，小郭的呼吸忽然急促起来，紧皱着眉头坚决地说：“不行，今儿一开盘我就得把手里的多头平了，反仓做些空头。刘燕，你也赶紧



吧。”

听了他的话，刘燕也有点儿紧张了，放下筷子就要走，“除了自营有部分空头外，我们还有许多客户都持的是多头，我得赶紧去给公司汇报情况。”

他们一起急急地要往外走，“二位吃好了？”身后传来店主的声音，他们这才想起没付饭钱。小郭顺手递过去一张50元的钞票，“常在您这儿吃，回头再结吧。”

“这早餐我请客，算是对你的重要信息的答谢吧。”小郭急步跟上刘燕。

“那我就不客气了。”

“刘燕，你们公司胆儿够大的，这么猛的涨势居然敢抛空？”

“哪儿啊，正悔着呢，当时觉得这价格涨得挺邪乎，很不正常，所以试着空了一些，现在已套很深了。好在我们省级金属公司在各大钢厂都能拿到厂价，所有费用算下来并不亏。但怕继续飞涨背不住盯市浮亏，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已做等量多头锁住了。”

回到房间，刘燕将情况给公司领导作了汇报，之后，便进场了。

交易大厅设在北洋物贸大厦五楼，是目前国内最气派的期货交易厅。一进门，展现在眼前的是约200来张崭新的交易台，面朝着交易主持台、每四张台一组呈四纵队、整齐有序地排列着。每张台面上都有两台电脑，相邻的交易台之间是与交易台自成一体的隔断，用于保守各席位的交易秘密。交易主持台的背景是深红色的丝绒帷幕，除主持人工作用的条形桌外，最醒目的是饰着红绸的木制锣架和一面显示着威严、公正的铜锣。



刘燕从大厅中间的通道走向位置在前二排的席位时，路过小郭席位，小郭伸出两根手指做成V状对她摇了摇，然后又做了个打电话的姿势。刚到自己席位，小郭电话就追来了：

“喂，消息千万别漏了。”

“有那么厉害吗？”

“没错儿，你听我的。”

“好吧。”

刘燕打开电脑，输入密码，查看了一下手里所持有的仓位和可用资金，便紧张地等待着开盘。她真怕一开盘就跌，来不及平掉手中的多头，因为她已见过开盘就封涨停板或跌停板的场面，输的一方即使愿意认赔也平不了仓，用大伙儿的话来说就是“想上吊都找不着上吊绳”。

“咣”一声锣响——开盘了。

刘燕一看成交价，愣了——价格还在涨。她心想：糟糕，我给公司汇报的情况会不会是错误的？于是用内线电话拨通小郭：

“喂，小郭，还在涨嘛，而且好像涨得挺稳的。”

“这不正好让咱们平多反空嘛。”

小郭的镇静并没有消除刘燕的紧张，反而令她有一种罪恶感，她真的怕自己的消息是一种误导。

这时，直线电话的铃声响了：“平掉所有的多头。”刘燕的顶头上司潘经理说。

“看盘面挺好，会不会……”

“公司老总已同部里联系过了，虽然没有明确的意见，但感觉不太好，看不清涨跌方向时出场比较安全。”

然而，行情就像在跟他们作对，平仓前还只是平稳地涨，这会儿却开始飙升，9405 合约已摸高 3900 元/吨，9406 合约